

◎高亚平

令他兴奋的是，小芳的手机居然通了。

狗蛋结结巴巴地问道：“小芳，你在哪里……在哪里？”他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声音有些颤抖。小芳在手机里欢快地说，她们进山玩去了，刚出山，现在环山路上，估计一个多小时后就能回到南山市。小芳还撒娇说，狗蛋哥，是不是想我了。狗蛋眼窝发热，对小芳说，你快往回赶吧，我等你，有事给你说。说完这句话，狗蛋收了线，他骑着收废品的三轮车，飞快地向东池头村驶去。得回去拾掇一下自己，洗涮洗涮，别汗里吧唧的惹小芳妹妹嫌。狗蛋觉得，世界一下子又变得敞亮起来了。

“砰——”双筒猎枪的枪管前冒出一缕淡蓝色的轻烟。随着一声枪响，前面山坡上一只奋力奔跑的兔子，如大海中突遭暴风巨浪袭击的小船，突然剧烈地颠簸了一下，然后又尽力往前一冲，就仆倒在那里不动了。

“好枪法！”司机小余说，然后飞快地向山坡上跑去，去捡那只倒霉的兔子。天气很好，秋阳红红地照着，明亮但不刺眼；山风轻轻地吹着，像小孩柔嫩的手，轻抚着人的面颊，凉爽而温柔，让人觉得能舒服到骨头缝子里去。秋色渐浓，一些草木已开始变黄，尽管黄得还不是那么明显，但足以让人沉醉。胡世明把猎枪折成两节，潇洒地挂在右肩膀上，然后取出一包软中华烟，用手指捻出一支，叼在嘴上，啪的一声打着打火机，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站在山坡上，让目光越过广大的原野、村落，落到遥远苍茫的南山市。胡世明的心情是既愉快，又烦恼。这一段日子，他有事无事，总和局长马跃在一块儿泡着，从马跃的言谈中，胡世明觉得，马跃对他的印象很好。关键的问题是，他得设法尽快干出点成绩，给马局长看看。但问题是，他目前的角色是政委，只能管政工方面的事儿，而这些事儿，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虚头巴脑，不易出成绩。为此，他上周给局党委提了一条建议，看是不是重新分一下工，但时至今日，杜平也没有表态。这令他不快，但又无可奈何。今天，趁周日无事，他又带着司机，开车来到南山，到一家狩猎场打猎，他想借此调整一下自己纷乱的思绪。

在城南分局，民警们有点怵胡世明，原因嘛，他有点喜怒无常，动辄张口骂人，民警摸不着他的脾气。民警怕蒙羞，见了胡世明都是躲得远远的，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传说一次政工科一位民警去给胡世明送材料，胡世明也不知那天生的那门子气，反正心情不好。民警小心翼翼地把他办公室门敲开，发现胡世明正拿着电话听筒骂人，心里暗暗叫苦，但退又没法退，只好硬着头皮进去，站在房子中央，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浑身的不自在。好不容易等胡世明打完了电话，这位民警急忙走到桌子跟前，陪着小心说：“政委，我把材料写好了，请你审阅！”只见胡世明哗啦啦地把材料翻了一遍，用力攥在桌上说，写的啥破材料，拿回去重写。民警心里说，你只是粗略地翻了翻，也没有仔细看，咋就知道写得不好。民警牛脾气上来了，从桌上拿起材料，抬脚就出了门，并把门很响地带上。胡世明在房内喊，你给我回来，把门重新关好，民警连理都没有理，梗着脖子走了。过了几天，胡世明要材料，这位民警一个字也没有改，又把原材料送了上去，他都做好了挨一顿训的准备，没想到碰上了那天胡世明心情好，也没有追究几天前的事，把材料草草一翻，淡淡地说，不错，就照这样印发吧。把民警弄得半天都转不过弯来，出了门，直骂神经病。

在城南分局，胡世明喜欢带枪也是出了名的，可以说是枪不离身，身不离枪。在全市局系统，许多人都知道胡世明的一桩事儿。传说有一年冬天的晚上，胡世明和朋友喝完酒后，一个人顶着寒风趟着朝分局走，行至距分局有一里地时，突然从后面窜出两个小伙子，一前一后用匕首逼住他，让他把口袋里的钱交出来。这一惊着实不小，胡世明的酒马上被吓醒了，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胆量，一边说“别这样别这样，我给你拿！”，一边把右手伸进外套里，伸到左腋下，假装给两位劫匪取钱。两名劫匪正眼巴巴地等胡世明往外掏钱，没想到，胡世明却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把手枪。两个劫匪当时就傻眼了，他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其中一个眼亮，反应快，一看这情形，也不管同伙了，“咪溜！”一声，像一只耗子似的窜进了旁边的小巷子，没了影子。剩下一个被胡世明用枪顶着头，抓了个活的，“小子也，爷爷就是专门收拾抢人的，你不长眼，竟然抢到我爷头上了。”胡世明用枪敲打着被抓获的劫匪的头，气哼哼地说。不过，这事到底真假如何，说不清。曾经有人好奇地问过胡世明，他却机灵地用话岔过去了。还有人问，胡世明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那个故事是他自己给自己编出来的，目的是给他长期带枪找理由。说法多了去，也不知道哪个更真实。（未完待续）

# 洛须月色

◎楚天旭

伴着黄昏  
一场夜雨降临洛须  
借着清新气息  
洛须月  
偷偷地探出了美丽的脸  
默默  
伴着此刻我们美丽心情  
一动也不动  
在这轻纱似的月色里  
让思恋的人儿  
站成千年的树 万年的风  
除却淅淅水声和淡淡月色  
还有就是欢乐、激动的心跳  
咚咚的声音  
击打着尘封28个世纪的爱情  
也不知拥抱了多少个世纪  
这洛须月色  
还是那么恬静、淡然、执着地洒落  
伴随着我们温馨和甜美的拥抱  
自由自在地洒落

沉默，不是我所想的

踏上白玛神山  
你祥云缭绕的美丽容颜  
一再难以看见  
面对你飘拂的发髻  
金沙江  
盘旋 萦绕 静默  
拂开云雾  
终不见灿烂的太阳  
可我亲爱的海子哟  
不论远隔万水千山  
你的清新和淡然 静默和善良  
都会令人怦然心动  
走向你  
揣着一颗诚挚得可以熔掉  
熔掉整个太阳的心  
却难以看清你美丽容颜  
沉默 深深地沉默  
不是我这样的男子所想的  
因为  
我知道  
在踏上你的土地那一刻起  
咱俩早已融成一体

# 俄色托梦

◎静默者

人已入景，  
揽一方情怀。  
俄色飘香，  
美了乡村  
醉了采风人。

悠悠风来，  
埋一地叶儿，  
虫蚁忙碌，  
全然不知，  
突来的是与非。

采风归来，  
把相思放下。  
十里俄色，  
品一盞芽色的清茶，  
托起一方致富梦。

# 海的请柬

◎梁丽成

茶香轻盈的午后  
你带来了海的请柬  
我看到蔚蓝的字迹  
放着浪花的芳馨

我曾到过海的家  
走过金黄的沙滩  
见过五颜六色的贝壳  
难忘的是辽阔的心胸

你静静地走了  
走进了美丽的夜色  
我捧着海的请柬  
用爱的目光送给你

# 念

◎闻吉次仁

每个人都在我心里  
来而复去  
如烟出现、消失  
但远方的你从未消失过  
因为你一直在我心里  
我把自己的影子当成你  
不停地寻找光  
我把季节的风当成你  
在无边的旷野里等着  
等到骨肉化尘埃

我出生在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贫穷山村，祖辈都是贫苦农民。八岁时，因家中无房，寄住在邻村的姥娘家中给地主放羊糊口。在我十岁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不久，我的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贫苦百姓煎熬于深重灾难之中。当我能干些体力活时，就跟着父亲为地主种地，辛辛苦苦一年也不能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每到青黄不接，就得外出讨口要饭。在十六七岁时，为躲避日伪军

抓壮丁，还得忍饥挨饿东躲西藏，好不容易逃过一劫又一劫。1948年，家乡解放了，我家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和住房，家里的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我，在党的感召下踊跃投身革命，于1948年8月正式参军，成为山阴县公安局保卫队一名战士，次年3月，组织派我到晋绥党校学习，在党校，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曾读过三个冬天的小学，认识几个字，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还算是

有点文化的，党校毕业后，回县公安局保卫队担任文化教员，但因文化低，把“虚”的意思讲反了，这个笑话使我懂得了努力学习的重要性。1949年7月，我响应组织的号召南下到达临汾，当时全国的解放事业轰轰烈烈。在党校培训了三个月后，我被编入南下第四梯队，南下去四川。一路上急行军，最多的时候一天行程120华里。我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达成都后，组织分配我到西康省康定地委公安处工作。

# 忆如歌年华 我自豪

◎冯祥定



甘孜日报社·州委老干部局联办

我们于1950年3月到达康定，后来我被任命为炉城第二派出所所长，当时，敌情复杂，语言不通，工作难度相当大。但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依靠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我们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站稳了脚跟。不久，我被调到公安局任治安股长，主要负责所辖各区、乡的治安整顿。

1953年4月，我服从组织分配赴巴塘县工作。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骑马行走了一个多月，翻越了四、五座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才到达目的地。我先后担任巴塘县公安局南路工作站秘书、侦察股长职务。解放前的巴塘，被土司、头人、寺庙上层人物统治，封建势力十分猖獗，农牧民世代深受剥削压迫。我们坚持党的民

族政策，发动群众、团结上层，实行民主改革，顺利完成了“团结一致，发展生产，维护治安”的中心任务，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拥戴，也使上层人士受到感动而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党和政府的崇高威信，使世世代代延续不断的土司头人之间的冤家械斗逐步化解，如南区大头人四郎泽仁和东区大头人八美次登，祖祖辈辈打冤家的矛盾不仅得以缓和，并且都被团结在党的周围，当上了县政府副县长、州政协委员。

民主改革的大好形势，不久就遭遇了严峻的挑战。1956年初，康区的反动上层和宗教界反动人士勾结，美蒋特务打着保护民族、保护宗教的旗号，到处杀害干部

和农牧民中的积极分子，围攻党政机关。巴塘县党政机关也被叛匪围困，他们断绝交通、断绝水源，被困人员只能饮尿解渴。幸好不久后，中央派空军到巴塘增援，空投物资，并轰炸叛匪阵地，从未见过飞机的叛匪以为天兵降临，闻风丧胆，落荒而逃，才解救了被困人员。

1957年，我奉命调任理塘县公安局副局长，继续参加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工作。记得一次下乡随军平叛时，我骑了一匹从叛匪手中缴获的黄马，行至一山沟时，突然遭到叛匪伏击，我的马受惊后直奔敌阵，见状不对，我立刻跳马逃生。过后才知道这匹马原来是土匪头子骑的，它看到主人后不顾一切地飞奔而去，这件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祥云之地，神山在天边注视。灵魂被风清洗，荆棘与杂草，不知不觉地从心底消失。站上山岗远望，奔腾的激情重新燃起，风的旋律中已渗进了沉醉的亢奋。 紫夫 文/图

1959年，我担任县检察院检察长，并兼任君坝区工委书记，一次，我回县上参加县委，与我同行的是一个民兵班。因叛匪经常在返县必经的一座山上活动，为防叛匪阻击，我们决定晚上出发，没想到还是遭到叛匪的伏击，因为我们事前准备充分，才没有出现伤亡。理塘县是高寒地区，平均海拔达4000米，空气稀薄，物资匮乏，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十分艰苦，我和一家六口在那里苦度了八个春秋。

1964年，我从理塘县调至康定新都桥农场，任副场长兼一大队大队长。在此期间，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和考验，被迫反派作为走资派揪斗。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我怀着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充分信任，同时又怀着十分消沉惶恐的矛盾心态，渡过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回顾我的工作历程，除去刚参加工作时的三年时间，我在康区渡过了整整三十

六个春秋。通过参加平叛、民主改革等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历经“三反五反”、“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提高了觉悟，锤炼了党性。我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为康区群众的解放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而艰苦奋斗，勤奋工作，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从民改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已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白发老翁，真是感慨万千！如今我已年过九旬，但每天必读《甘孜日报》，看到我魂牵梦绕的雪域康区一天天富强起来，人民幸福安康，“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歌声时刻在雪域高原上空回荡，我感到无比欣慰和由衷的高兴，因为这正是我们几十年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奋斗目标！我感到无比的自豪！